

每个男人心里
都装着最初的纯真女孩
每个女人
都曾爱过一个混蛋

于宁 作品

纸项链

Zhi Xiang
Zhi Lian

纸项链
Zhǐ Xiàng
Zhǐ liàn

重庆出版集团


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纸项链/于宁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13. 1

ISBN 978-7-229-05548-6

I. ①纸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72345号

纸项链

ZHI XIANGLIAN

于宁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吴向阳 陈渝生

责任校对: 杨 媚

特约编辑: 吴 锐

版式设计: 周 娟 廖明媛

封面设计: 龙珊珊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制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940mm × 1 360mm 1/16 印张: 20 字数: 307千

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5548-6

定价: 2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引子	1
第一章 老街那些人	2
第二章 哥哥的爱情	8
第三章 夜市激战	21
第四章 黑石头	28
第五章 初 恋	37
第六章 你只属于我	50
第七章 失 恋	58
第八章 一人心里一杆秤	67
第九章 我的江湖	73
第十章 涉 险	79
第十一章 猫 腻	88
第十二章 牛二的烟幕弹	92
第十三章 闯 祸	98
第十四章 江湖义气	106
第十五章 心比天高	117
第十六章 试 探	131
第十七章 无名之火	141

第十八章 疯狂报复	147
第十九章 忍无可忍	154
第二十章 丧家之犬	166
第二十一章 看守所惊魂	180
第二十二章 判 决	187
第二十三章 劳 改	198
第二十四章 苦苦挣扎	215
第二十五章 残酷现实	226
第二十六章 外面的世界	238
第二十七章 穷则思变	245
第二十八章 做个江湖人	258
第二十九章 再见赵娜	264
第三十章 徬 徨	276
第三十一章 赵娜有事瞒着我	290
第三十二章 狼狈不堪的生活	297
第三十三章 茫然无措	305
尾声	311

引 子

1983年我十八岁。那时的空气很清新，天空悠远而宁静。

那年夏天的某个午后，在我家院子前面的空地上跟几个伙伴踢球，球在我的脚下飞起来，越过围墙，不见了。

大家正在用“石头、剪子、布”决定由谁去找球的时候，我的身边突然站了一个身穿白衬衫，漂亮得令人窒息的女孩。

她把球递给我，不说话，直直地盯着我，目光清澈。

我从未见过这个女孩，她的眼睛又大又亮，长长的睫毛一闪一闪，像燕子的翅膀。

我记不起来她是怎么走的，只记得她走后，留在我的周围一团温软的风，风里有一股淡淡的茉莉花香。

愣怔片刻，我把球砸向墙角，飞身跃过围墙——脚还没落地，我就看见那个女孩站在马路对面的那幢黄色楼房下，微笑着看我。

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手攥着，呼吸也变得不畅。

她跑开了，马尾辫甩动，像一面黑色的旗。

我扫视那幢黄得让我眼晕的楼房，希望她能够在哪个窗口出现，我怀疑这个女孩就住在那幢楼里。

眼前的一扇扇窗户平静依旧……就在我摇摇头想要离开的时候，三楼最南边的窗户打开了，那个女孩站在窗前，笑容灿烂。

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，我用手指着她，放肆地喊：“喂——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女孩叉叉腰，一仰头：“我叫赵娜！”

窗户关了。我能感觉到，自己的心脏被窗扇狠狠地挤了一下。

第一章 老街那些人

打从记事起，我家住的这一带就没怎么变化过，十八岁那年，马路对面忽然多了一幢黄色的楼房，楼顶的电视天线特别多，像连成一片的鸟窝。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小哥儿对住在楼里的人很是嫉妒，以为里面住的全是“资产阶级寄生虫”。

嫉妒归嫉妒，小哥儿们对住在楼里的人还是很友好。我们称这幢楼为小黄楼，大有羡慕和怜爱的意思。

这个地方叫做老街，属于这座城市里的贫民窟。

听老辈人讲，民国初年，这里是一片坟地，到处都是荆棘和茅草。因为在这里盖房没人管，所以，城里拉洋车的穷哥们儿就聚到这儿来了。拉洋车的兄弟有的是力气，铲除荆棘和茅草，用废砖、乱石垒起了一片简易房。为出行方便，他们在两片房子中间留了一条很宽的路，这大概就是老街的雏形了。后来，挑担子捎脚的哥们儿来了，沿街剃头的“待诏”们来了，卖大炕的窑姐儿也来了……从此，这条街就有了不凡的历史。虽经年流转，但遗风使然，街上依旧出产顽劣子弟和浮浪女子，他们使老街这个地方在人们的闲谈中声名远扬。

我爷爷说，他在这里垒起属于自己的房子时，老街东边有一条宽阔的、两岸长满芦苇的河。

现在，那条河成了故事，就像老街两旁的柳树一样，不知什么时候没了踪影。

那个夏天的午后，我被人点了穴似的站在那条河的旧址——小黄楼的对面，呆望一个女孩家的窗户。

那个午后，在小黄楼下的阴凉儿里，在几辆东倒西歪的自行车旁，有几帮人在下棋、打牌。

下棋的人里有个腿短身子长、满脸横肉的中年人，他叫王老八。大人们说，“文革”的时候，王老八是老街一霸，谁的反都敢造，自己还

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——八爷。他下得一手好象棋，性格也很江湖，可惜现在他蔫得像一株被霜打过的草。打牌的人里有个胖乎乎、满脸麻子的年轻人，我们喊他三哥。因为他总爱冲过路的姑娘们发出怪怪的咳嗽，所以比我年纪大的人都叫他“色蛋”。他的手很巧，只用车床就可以做出一把能装六发子弹的手枪来。在一旁“看眼儿”的人里就比较有货色了，外号“斜眼儿”的兰爱国就是这帮人里的一个牛角儿，因为眼睛有毛病，他看人的时候总是歪着脑袋。这家伙脾气好，整天被一群老青年大小伙儿骂着、贬着、使唤着，依然乐乐呵呵。

我爷爷去年去世的时候，我跟人打架受了伤，躺在医院里。

我爸爸哭得没了力气，我哥哥在劳教所里关着，我妈没办法就去找兰爱国，兰爱国带着我妈去找王老八。王老八没有说话，挥挥手让我妈走，回头拖着一架板车去了我家。后来我爸爸对我说，你八叔混账归混账，其实是个好人呢，他帮我“发付”你爷爷。

尽管我有些感激王老八，可是心里还是不爽，他扒过我爷爷亲手盖起来的房子。

记得那年我爷爷在堂屋的桌子上摆了一个我家祖先的牌位，王老八带着一帮抓搞迷信的人来了……

我哥哥有一阵子跟王老八相处得很好，像一根尾巴似的跟在他的后面到处晃悠。

后来我哥哥长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，王老八就成了我哥哥的尾巴。

再后来王老八就蔫了——我哥哥砍残废了他扒我家房子的那只手。

我这里正心驰神往地张望赵娜家的窗户，麻脸三哥看见我了，一个烟头弹了过来：“老二，瞎看什么看？”

我刚回了一下头，兰爱国就踩着地雷似的暴叫起来：“好家伙！大家快看，是不是铁子出来了？”

一个光着膀子、满胳膊青色文身的汉子从一辆自行车上下来，把车子朝兰爱国一丢，抱着膀子往三哥的麻脸上看。

下棋的、打牌的、“看眼儿”的全都安静下来，听到枪响的兔子一般，齐刷刷地瞅向文身汉子。

文身汉子将捆在裤腰上的汗衫抽下来，冲三哥一挥：“你，来一下。”

三哥的脸刷地黄了，弹簧似的跳起来，战战兢兢地跟在文身汉子身

后，进了对面的一条胡同。

不多时候，胡同里传出三哥杀猪般的惨叫：“铁哥饶命，我不敢啦！铁哥，饶了兄弟啊——”

文身汉子名叫张铁，他是我的亲哥哥。

这一天，我哥刚从劳教所里出来；这一年，他二十四岁，一身虎威，霸气十足。

此刻，我哥站在胡同深处的一抹阳光里，背后的一堆青灰色瓦砾衬托得他犹如一座铁塔。

三哥一身血污，歪躺在我哥脚下，嘴里不住地念叨：“铁哥饶命，铁哥饶命……”

我哥踹他一脚，朝走过来的兰爱国一摆头：“打十斤散啤酒过来。”转身进了另一条胡同。

兰爱国把自行车推给我，弯腰拉起了三哥：“还不赶紧走，等着做棺材肉？”

三哥爬起来，冲开看热闹的人群，吱溜一声不见了。

兰爱国咧着嘴抽气。“嚯，还是那个脾气……”转向我，笑了，“我说的是咱哥，哈，他还是那个脾气哎。”

我哥的身子在胡同口一横：“老二，把车子给扬扬送过去。”

兰爱国悄声说：“扬扬在广场卖袜子。”回头尖叫：“老铁，十斤散啤酒能够吗？要不要咱们来它一罐？”

我哥已经不见了，声音从胡同口那端传了过来：“就一罐！”

林志扬在广场滑旱冰似的出溜：“南来的、北往的，日本、美国、英国的，路过的不要错过，放血处理进口袜子啦！”

我支下车子，“嗨”了一声，林志扬摇着一串袜子晃了过来：“见着咱哥了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：“是你去接的他？”

“不是我接的。”林志扬用袜子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，“谁知道他今天到期？减了三个月呢。”

“他不先回家，过来找你干什么？”

“担心你呢。他说你在家闲了好几个月了，应该找点儿事情做，他想让你摆摊卖袜子……”

觉察到这小子又要 噱，我没等他把话说完，转身就走。

路过小黄楼，我的心莫名地又抽了一下。

这座楼在我的眼里太高了，仰脸望去，黄色的墙面上刷满了红色标语，“支持个体经济，保障劳动就业”，“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”，“搞活市场交易，保障人民供给”……哈，到底是改革开放了，现在政府支持待业青年干个体户呢。

前年我哥在街上卖糖炒栗子，我爸爸还说，别搞这些了，这叫“资本主义小尾巴”，当心抓你进去坐牢。

楼下的阴凉地没人了，地上一片狼藉，风吹过，几片碎纸轻飘飘地滚向远处。

刚拐进我家的那条胡同，我就听见了兰爱国的粗门大嗓：“老铁，你回来就好啦，横扫全老街，不叨叨！”

我听见“膨”的一声响，好像是兰爱国躺倒了，估计是被我哥给端的。

我妈坐在大门口的门槛上，捧着一只盛满啤酒的饭碗，歪着头看我哥。

我哥坐在院子中央摆着的一张饭桌前，手里捏着一块蘸了蒜泥的猪头肉，饭桌对面坐着我爸爸。

兰爱国躺在地上哼唧：“铁子，你是不是三天不打人就活不了啦？”

我站在门口咳嗽了一声，我爸爸冲我招手：“过来坐下。你哥回来了，听他跟你说道道理，省得你整天在外面胡混。”

我妈搁下酒碗，目光柔和地瞅着我和我哥，一下一下地摩挲大腿：“……俩坏种，一个比一个混账。”

我哥丢了猪头肉，斜着眼睛看我。

我躲开我哥的目光，看兰爱国。

兰爱国爬起来，蹲到我妈身边，把饭碗拿过来，边从啤酒罐里倒酒边朝我哼唧：“老二，听咱哥的话吧，跟着扬扬去卖袜子。现在这个形势干什么活儿都不丢人，政府支持咱社会青年干自己的，这叫个体户，光荣，有本事的人才干个体户呢。看看我吧，现在哥哥我连班儿都不上了，装病在家干自己的。上个月我算了算，光卖西瓜就挣了一百多块，顶上班俩月的。”

见我不说话，我爸爸说：“老二你别觉得做小买卖抹不开面子，当

年你爷爷从乡下出来，什么活儿也不嫌弃，该拉洋车就拉洋车，该扫大街就扫大街。后来他上了年纪，闲不住，得空就去打扫厕所……”“老爷子你别扯那么远啊，”我哥打断我爸爸的话，轻轻捏了我的手一下，口气不容置疑，“就这么定了。回头我陪你去找扬扬，货先赊他的，以后赚了钱再还他。来，喝酒吧。”

我知道我拗不过我哥，横一下脖子，说：“你不用陪我去，一会儿他就该来了。”

兰爱国夸张地瞪大了眼睛：“喊！谁不明白他的意思？帮他姐姐‘搭茬儿’呢。他姐姐是个破鞋，他这是想……”

我妈烫着似的叫了一声：“小兰你胡说些什么？”

我哥摸着头皮，莫名其妙地笑。

兰爱国冲天翻了一串白眼：“扬扬这是找靠山来了。正好啊铁子哥，你刚出来，没什么经济来源，让他支援支援你。”

我哥挥手让兰爱国闭嘴，皱皱眉头，问我：“刚才在小黄楼那边你在掂摸什么？是不是又想找茬儿打架？”

我的脸一热，喝口酒掩饰道：“我一个同学住在那儿。”

兰爱国眯着眼睛坏笑：“是女同学吧？”

我爸爸接口道：“他们不是老街的，是中化三公司的，都是些当官儿的，人家瞧不起咱们呢。”

兰爱国在桌面上“嘭”地顿了一下酒碗：“一帮子外来户还瞧不起咱们？什么当官儿的？都是些工厂里的破官儿，到了咱们老街这边不好使！老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看上了三楼的那个小妞儿？有什么呀，那个小妞儿瘦得跟鱼刺似的，还不如林宝宝……”他嘿嘿笑着摸了一把脸：“老铁，说实话，宝宝那模样配你还真的不委屈，水灵灵的，一掐一兜水儿。啧啧，那身条，那屁股蛋儿……”

我爸爸瞥我哥一眼，站起来，把自己的那碗酒干了，抓起搭在墙头上的衣服，摇晃着出了门。

我哥过去搀起了我妈：“妈你也进屋歇着吧，一会儿我过去陪你说话。”

我妈刚进屋，兰爱国的脖子就被我哥掐住了：“当着老人的面，说话规矩点儿！”

兰爱国翻着白眼辩解：“我那不是‘刺挠刺挠’咱家老二嘛……”

我哥松开掐着兰爱国脖子的手，向我瞪眼：“老斜说的是那么回事儿吗？”

我豁出去了，猛地吐了一口气：“他说对了，我就是看上了小黄楼里的那个妞儿！”

我哥的眼睛瞪出了血丝：“你长大了？”

我与他对视：“你在我这么大的时候也这样。”

我哥的目光慢慢往回收：“我跟林宝宝的事情你不明白，我那时候的情况跟你现在是两码事儿。”

我不想反驳他，鼓着腮帮子不说话。我哥垂下眼皮，摇摇头，捏着猪头肉进了里屋。

兰爱国吐一下舌头，耷拉着脸说：“你哥刚出来，你就跟他拧着，将来有你的好看。”

见我不吭声，兰爱国笑道：“他这是为你好。你小小年纪，要钱没有，要人你像个小流氓，还净想好事儿……嘁。”

我跟着笑了，他说得很对，那时的我剃着光头，嘴唇时常粘着一个没有过滤嘴的烟头，歪头斜眼，一副无赖相。

第二章 哥哥的爱情

不知道今天我到底是中了哪门子邪，心一直麻痒着，仿佛有无数只蚂蚁在上面爬。

说实话，赵娜并不是我最喜欢的那种类型，我喜欢丰满健壮的女人，像林宝宝那样。

赵娜多大了？我估计她不会超过十八岁，她没有林宝宝那么大的胸脯和屁股。

林宝宝和我哥是同班同学，他俩从小就要好。放学路上，别的男女同学都分开走，我哥和林宝宝不，手牵着手，昂首挺胸往前走，旁若无人。有一次，几个高年级同学在我哥和林宝宝走近的时候，将他俩围起来，来回推搡。没想，推搡了不到两个来回，那帮人就跑散了——我哥手里攥着一把水果刀，林宝宝手里提着一块砖头，分头追打这几个同学，直到把自己累趴下。毕业以后，我哥和林宝宝就不那么“要好”了，白天看不到他俩在一起，晚上，我们家的院墙外偶尔会响起几声野猫叫，林宝宝家的院墙外偶尔会响起几声口哨，三长两短，很有节奏。接着，我哥和林宝宝的影子就会出现在老街的某个没有路灯的暗处，头抵着头，轻声呢喃。

我不明白，我哥明显是喜欢林宝宝的，很早就喜欢，可他现在为什么要对林宝宝那么冷淡？

我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天很蓝，阳光很亮，远处有一只老鹰在优雅地飞。

兰爱国走了，走的时候表情快快的：“喝完酒把啤酒罐给林宝宝送去啊，押金归你。”

林志扬擦着一头汗水进来了，扯着嗓子冲里屋喊：“哥，出门赴宴啦——”

我哥在屋里回了一句：“你跟老二先去，我随后到。”

林志扬拿汗衫扇跑桌子上的几只苍蝇，拉起我就走：“你小子也太不懂事儿了，咱哥出来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不隆重点儿？”

我扛起喝了一半的啤酒罐，快快地乜了他一眼：“没钱。”

林志扬的嘴咧得比蛤蟆还大：“没钱就别在家闲着啊。邓大爷在三中全会上宣布了，只要自食其力都是光荣的。”

我不想说什么，一路闷走。

林志扬没趣地拍了一把墙：“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愿意跟着我去卖袜子，你是害怕芥菜头那帮人。”

眼前有一个扎着马尾辫的身影在晃，好像是赵娜，仔细一看又不是，脚下一绊，我的心忽然就感觉发空。

我猛地将啤酒罐摔到林志扬的肩膀上：“我怕他？他再来找我的麻烦试试？”

“哈，真能吹。反正铁哥是不会跟他们拉倒的，他知道芥菜头是牛二的人……”林志扬悻悻地横了一下脖子，“牛二把咱哥折腾进去遭了两年多的罪，这么简单就完事儿了？还有，去年芥菜头为什么找你的茬儿？还不是牛二这个老混蛋在背后戳弄的？他们那边的人看上咱们老街这块风水宝地了，想一步一步杀进来呢。咱们老街的市场现在开放了，做买卖的都想往这边发展，谁的拳头大谁发财……”

“我没你那么多的想法，”我打断他道，“我只知道谁欺负我，我就跟他没完。”

“咳，你的智力也就这么着了，”林志扬“哧”了一下鼻子，“自身有资源不会利用，永远都是小混混。”

“谁是小混混？你奶奶还是卖大炕的呢。”

“又他妈来了，”林志扬“嘭”地一跺脚，“你爷爷拉洋车！”

“可也是……”我笑了，“咱们的种儿都不怎么样。”

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尽管我知道这句话的意思，可是从一个小学都没上完的人嘴里说出来，我还是不由得敬佩了一把。

“那意思就是，咱们的种不比那些当官儿的差。”

这个解释好像不太确切，我刚想揶揄他两句，一抬头竟然看见了赵娜，她站在她家的窗前，仰着脸看天上的一抹云彩。

我的心咯噔一下，她是不是故意的？她是不是看见我了，故意让我

看见她？

我这里正琢磨用个什么办法让赵娜往我这边看，就发现我哥晃着一身腱子肉跟了上来，连忙往前赶。

林志扬丢下啤酒罐，朝站在马路对面小饭店门口的林宝宝咧开了嗓子：“姐，赶紧的，你家相公来啦！”

林宝宝像是被闪电击了一下似的，整个人一哆嗦，拧身进了饭店。

我哥弯下腰，沙沙地笑：“有点儿意思……扬扬，你姐姐早就知道我回来了是吧？”

林志扬挑着眉毛笑：“我告诉过她了。她忙了一上午呢，想要好好招待招待你。”

我哥顺手提溜起了啤酒罐：“这就是伟大的革命友谊啊。”

我哥跟林宝宝的友谊尽管可以上溯到幼年时代，但“伟大的革命友谊”是从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开始的。

林宝宝初中刚毕业就下乡当了知青。

那时候我还小，我妈身体不好，街道上照顾我家，没让我哥下乡。转过一年来，我哥在家里待不住了，死活要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号召，到“广阔天地”里去锻炼自己。我妈说，这事儿你可得想好了，去容易，回来可就难了。我哥说：“我没有班儿上，整天在家吃闲饭，一身力气没处使，还不如支援三大革命去。”我妈抹着眼泪点了头。我怀疑我哥是因为林宝宝才要求下乡的。我曾经偷看过林宝宝写给我哥的信，尽管那里面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，除了毛主席语录就是“革命友谊”，但我觉得这封信里面有暗号。

那时候下乡是按照籍贯下的，我家的籍贯跟林志扬家的籍贯是一样的，所以，我哥自然就下到了林宝宝所在的那个公社。

记得我哥走的那天，骄阳似火，在一片锣鼓声中，满载知青的大卡车缓缓驶出老街，歌声留在老街上空灿烂的阳光里：

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
大风浪里炼红心
毛泽东思想来武装
革命造反永不停
彻底砸烂旧世界

我哥下乡所在的那个村子与林宝宝下乡所在的村子离得很近，只隔了三里路。我听一个回城的老知青说，你哥是个情场高手，不知用了什么法子，他把“林大奶子”给逗引成了神经病，整天往你哥的村子里出溜。后来我知道，这话有出入，我哥不是情场高手，林宝宝才是呢，她把我哥给逗引晕了。据说，林宝宝往我哥的村子里出溜得勤了，两个人就“出溜”到了床上，从此，公社知青点上的“色蛋”们再也没有敢去骚扰林宝宝的，林宝宝的工分也拿得多了，跟男知青一样，还被当做男女同工同酬的典型戴过光荣花。

1979年冬天，老街所有的知青都回来了，只剩下林宝宝。我哥阴着脸说，这婊子怀孕了，不敢回来丢人。

这事儿是不是真的，谁都不知道，反正来年春天，林宝宝回来了，瘦得脱了相，像一条扒了皮的蝎虎。

兰爱国有一次喝多了酒，眉飞色舞地对一帮打扑克的人说，老铁真男人啊，把林宝宝弄大了肚子，丢下就不管了。

这话传出来不到三天，兰爱国的眼睛就不斜了——成了斗鸡眼，舌头也好像被人割了，整天装哑巴。

我哥没进劳教所之前，林宝宝托我给我哥带话，让他去广场等她，她有话要对他说。

我哥说，别理她，她家遗传，出婊子。

那天晚上，林宝宝没等到我哥，就跑到我家院墙外学野猫叫，我哥藏在门后，呼啦一下跳了出来：“开批斗会啦！”

林宝宝怪叫一声，惊鼠般没了踪影。

后来，林志扬气哼哼地对我说，你哥哥真是拔“鸟”忘情，我姐姐好歹还“伺候”过他吧？他怎么能那样对待她？那一声“开批斗会啦”把她吓得三天没下来床。当时我有些幸灾乐祸，我说，开个破批斗会她害什么怕？是不是以前经常挨批斗？林志扬把两条胳膊别到背后，屁股撅着，大声嚷嚷，你还记得这个动作吧？咱们学校刘老师不就这样过吗？我想，林宝宝肯定是跟刘老师犯了同样的错误——跟野汉子睡觉。想象着林宝宝撅起大屁股坐“飞机”的样子，我开心地笑了，觉得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可真有意思，没事就斗个破鞋消遣消遣。

我把这个感觉告诉我哥，我哥狠狠地抽了我一个嘴巴子，那是好玩的吗！

我哥去了劳教所以后，兰爱国告诉我，林宝宝大了肚子不假，可那不是你哥哥弄大的，是知青点上一个姓邱的军代表。

林宝宝去劳教所里看过我哥几次，每次回来都顶着两只兔子眼。

每当这时，我爸爸都要痛骂我哥：“你什么玩意儿？这么好的姑娘你都看不上，想找七仙女不成？”

我妈说，他爹，你可别这样说，咱家老大浑归浑，可也不能找那样的，鞋帮子都破露底了。

我爸爸跟我妈瞪眼，我妈就哭，我妈说，咱家清清白白，不能要卖炕的，打死也不要。

我不上学了以后，闲得无聊，经常去林宝宝的小饭店玩。

林宝宝的小饭店是我们这条街第一家属于个人的买卖。

那个小饭店以前是街道上炸油条、卖大饼的铺子，后来林宝宝不知用了什么手段，把店里的人全得罪光了，大家都不喜欢与她同事……再后来，这个小铺子就成林宝宝自己的了，据说一个月才往街道上交八块钱。林宝宝炒菜很好吃，白菜都能炒出肉味来，很神。

我哥在饭店门口搁下啤酒罐，表情怪异地打量了一下门头：“名字起得不赖嘛，宝宝餐厅。”

门帘一掀，王老八弓着腰从里面钻了出来：“兄弟回来了？”

我哥偏了一下头：“不可以吗？”

王老八又钻了回去：“哎嗨，还忘了拿我的马扎儿了……”

我哥瞥了林志扬一眼：“就这？还他妈八爷呢。”

林志扬挑挑眉毛，做了个乌龟的手势：“八个毛爷，是这个。他老了，以后别搭理他了，没意思。”

我哥用舌头顶着嘴唇，“啵”的一声放了：“有些账是必须还的，老了也得还。”

林志扬双手提着啤酒罐，用脚一挑门帘：“清场啦——本餐厅今天不营业，伺候姑爷！”

王老八侧着身子出来了：“别喊了，你姐早就清过场了……”瞅见我，咧开嘴笑了：“二子今天可真是乐坏了，哥哥回来了，再也不用发愁没